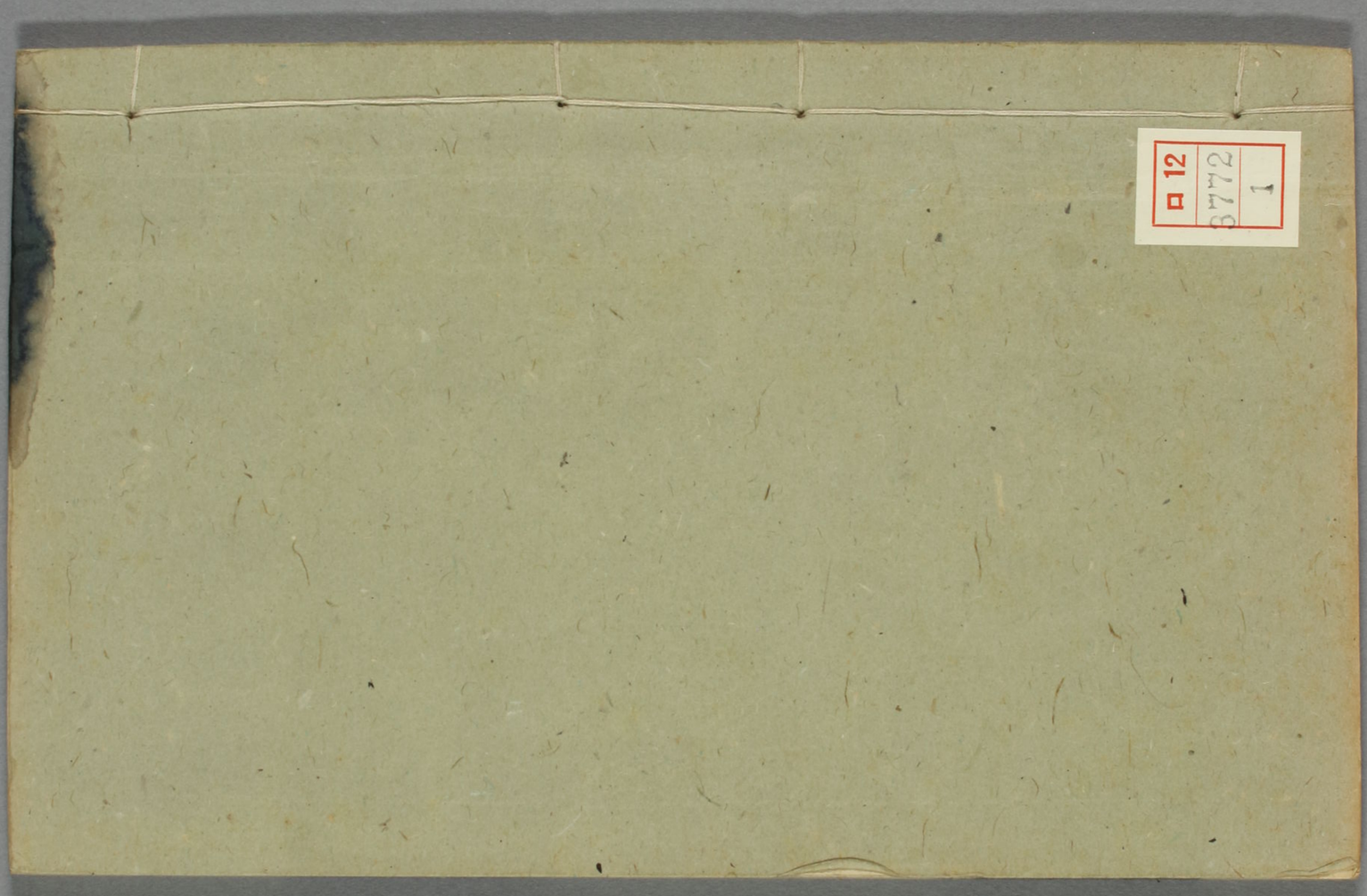

□ 12
1
8772

戴東原先生著

孟子字義疏證

雙流劉盛蒙書

口12
3772
1

中子秋八月刊

四川成都
學道街
茹古書局經售

<99-754>

序

余少讀論語端木氏之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讀易乃知言性與天道在是周道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致治之法煥乎有文章者棄爲陳迹孔子既不得位不能垂諸制度禮樂是㠯爲之正本溯原使人於千百世治亂之故制度禮樂因革之宜如持權衡以御輕重如規矩準繩之於方圜平直言似高遠而不得不言自孔子言之實言前聖所未言微孔子孰從而聞之故曰不可得而聞是後私智穿鑿者亦警於亂世或以其道全身而遠禍或以

其道能誘人心有治無亂而謬在大本舉一廢百意非不善其言祇足以賊道孟子於是不能已於與辯當是時羣共稱孟子好辯矣孟子之書有曰我知言曰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蓋言之謬非終於言也將轉移人心心受其蔽必害於事害於政彼目之曰小人之害天下後世也顯而共見目之曰賢智君子之害天下後世也相率趨之以爲美言其入人心深禍斯民也大而終莫之或寤辯惡可已哉孟子辯楊墨後人習聞楊墨老莊佛之言且以其言汩亂孟子之言是又後乎孟子者之不可已也苟吾不能知之亦已矣吾知之而不言是不忠也是對古聖人賢人而自負其學對天下後世之仁人而自遠於仁也吾用是懼述孟子字義疏證三卷韓退之氏曰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烏乎不可易矣休甯戴震

目錄

理十五條卷上目一
天道四條卷中目二
性九條
才三條卷下目五
道四條
仁義禮智二條
誠二條
權五條

孟子字義疏證卷上

休甯戴震譔

理

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亦曰文縷理縷語之轉耳）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孟子稱孔子之謂集大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聖智至孔子而極其盛不過舉條理以言之而已矣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自乾坤言故不曰仁智而曰易簡以易知知一於仁愛平恕也以簡能能一於行所無事也易則易知

易知則有親有親則可久可久則賢人之德若是者仁也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大可大則賢人之業若是者智也天下事情條分縷晰以仁且智當之豈或爽失幾微哉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樂記曰樂者通倫理者也鄭康成注云理分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序曰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古人所謂理未有如後儒之所謂理者矣

問古人之言天理何謂也曰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凡有所施于人反躬而靜思之人以此施于我能受之乎凡有所責于人反躬而靜思之人以此責于我能盡之乎以我絜之人則理明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無不得其平是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滅者滅沒不見也又曰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强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誠以弱寡愚怯與夫疾病老幼

孤獨反躬而思其情人豈異于我蓋方其靜也未感于物其血气心知湛然無有失楊雄方言曰湛安也郭璞注云湛然安皃故曰天之性及其感而動則欲出于性一人之欲天下人之同欲也故曰性之欲好惡既形遂已之好惡忘人之好惡往往賊人以逞欲反躬者以人之逞其欲思身受之之情也情得其平是爲好惡之節是爲依乎天理莊子庖丁爲惠文君解牛自言依乎天理批大卻道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天理即其所謂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于硎此其所謂依乎天理者也古人所謂天理有未如入有閒適如其天然之分理也

後儒之所謂天理者矣

問以情絜情而無爽失于行事誠得其理矣情與理之

名何以異曰在已與人皆謂之情無過情無不及情之謂理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作此詩者其知道乎孟子申之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以秉持爲經常曰則以各如其區分曰理以實之于言行曰懿德物者事也語其事不出乎日用飲食而已矣舍是而言理非古賢聖所謂理也

問孟子云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是理又以心言何也曰心之所同然始謂之理謂之義則未至于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見非理非

義也凡一人以爲然天下萬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謂同然舉理以見心能區分舉義以見心能裁斷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則名曰理如斯而宜名曰義是故明理者明其區分也精義者精其裁斷也不明往往界于疑似而生惑不精往往雜于偏私而害道求理義而智不足者也故不可謂之理義自非聖人鮮能無蔽有蔽之深有蔽之淺者人莫患乎蔽而自智任其意見執之爲理義吾懼求理義者以意見當之孰知民受其禍之所終極也哉

問宋以來儒書之言以理爲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朱子語錄云理無心則無著處又云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人心亦然止這些虛虛便包藏許多道理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爲人心之好與理在人心是謂之性心是神明之舍爲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天而具於心者　今釋孟子乃曰一人以爲然天下萬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謂同然是心之明能於事情不爽失使無過情無不及情之謂理非如有物焉具於心矣又以未至於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見不可謂之理義在孟子言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固未嘗輕以許人是聖人始能得理然人莫不有家進而國事進而天下豈待聖智而後行事與曰六經孔孟之言以及傳記羣籍理字不多見今雖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處斷一事

責詰一人莫不輒曰理者自宋以來始相習成俗則以
理爲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見當之
也于是負其气挾其勢位加以口給者理伸力弱气慴
口不能道辭者理屈烏乎其孰謂以此制事以此制人
之非理哉卽其人廉潔自持心無私慝而至於處斷一
事責詰一人馮在己之意見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方
自信嚴气正性疾惡如讐而不知事情之難得是非之
易失于偏往往人受其禍已且終身不寤或事後乃明
悔已無及烏乎其孰謂以此制事以此治人之非理哉
天下智者少而愚者多以其心知明于眾人則共推之

爲智其去聖人甚遠也以眾人與其所共推爲智者較
其得理則眾人之蔽必多以眾所共推爲智者與聖人
較其得理則聖人然後無蔽凡事至而心應之其斷于
心輒曰理如是古賢聖未嘗以爲理也不惟古賢聖未
嘗以爲理昔之人異于今人之一啟口而曰理其亦不
以爲理也昔人知在己之意見不可以理名而今人輕
言之夫以理爲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未有不以
意見當之者也今使人任其意見則謬使人自求其情
則得乎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
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言治國平天下不過曰

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以位之卑尊言也所惡于前毋以先後所惡于後毋以從前以長于我與我長言也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以等于我言也曰所不欲曰所惡不過人之常情不言理而理盡于此惟以情絜情故其於事也非心出一意見以處之苟舍情求理其所謂理無非意見也未有任其意見而不禍斯民者

問以意見爲理自宋以來莫敢致斥者謂理在人心故也今曰理在事情於心之所同然洵無可疑矣孟子舉以見人性之善其說可得聞與曰孟子言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明理義之悅心猶味之悅口聲之悅耳色之悅目之爲性味也聲也色也在物而接于我之血气理義在事而接于我之心知血气心知有自具之能口能辨味耳能辨聲目能辨色心能辨夫理義味與聲色在物不在我接于我之血气能辨之而悅之其悅者必其尤美者也理義在事情之條分縷析接于我之心知能辨之而悅之其悅者必其至是者也子產言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曾子言陽之精气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蓋耳之能聽

目之能視鼻之能臭口之知味魄之爲也所謂靈也陰
主受者也心之精爽有思輒通魂之爲也所謂神也陽
主施者也主施者斷主受者聽故孟子曰耳目之官不
思心之官則思是思者心之能也精爽有蔽隔而不能
通之時及其無蔽隔無弗通乃以神明稱之凡血气之
屬皆有精爽其心之精爽鉅細不同如火光之照物光
小者其照也近所照者不謬也所不照斯疑謬承之不
謬之謂得理其光大者其照也遠得理多而失理少且
不特遠近也光之及又有明闇故于物有察有不察察
者盡其實不察斯疑謬承之疑謬之謂失理失理者限

于質之昧所謂愚也惟學可以增益其不足而進于智
益之不已至乎其極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則聖人矣
此中庸雖愚必明孟子擴而充之之謂聖人神明之盛
也其于事靡不得理斯仁義禮智全矣故理義非他所
照所察者之不謬也何以不謬心之神明也人之異于
禽獸者雖同有精爽而人能進于神明也理義豈別若
一物求之所照所察之外而人之精爽能進于神明豈
求諸气稟之外哉
問後儒以人之有嗜欲出於气稟而理者別于气稟者
也今謂心之精爽學以擴充之進于神明則于事靡不

得理是求理于气稟之外者非矣孟子專舉理義以明
性善何也曰古人言性但以气稟言未嘗明言理義爲
性蓋不待言而可知也至孟子時異說紛起以理義爲
聖人治天下具設此一法以强之從害道之言皆由外
理義而生人徒知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鼻之於臭口之
於味之爲性而不知心之於理義亦猶耳目鼻口之於
聲色臭味也故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蓋就其所知
以證明其所不知舉聲色臭味之欲歸之耳目鼻口舉
理義之好歸之心皆內也非外也比而合之以解天下
之惑俾曉然無疑於理義之爲性害道之言庶幾可以

息矣孟子明人心之通於理義與耳目鼻口之通於聲
色臭味咸根諸性非由後起後儒見孟子言性則曰理
義則曰仁義禮智不得其說遂於气稟之外增一理義
之性歸之孟子矣問聲色臭味之欲亦宜根于心今專
以理義之好爲根于心于好是懿德固然矣抑聲色臭
味之欲徒根于耳目鼻口與心君乎百體者也百體之
能皆心之能也豈耳悅聲目悅色鼻悅臭口悅味非心
悅之乎曰否心能使耳目鼻口不能代耳目鼻口之能
彼其能者各自具也故不能相爲人物受形於天地故
恆與之相通盈天地之間有聲也有色也有臭也有味

也舉聲色臭味則盈天地間者無或遺矣外內相通共
開竅也是爲耳目鼻口五行有生克生則相得克則相
逆血气之得其養失其養繫焉資於外足以養其內此
皆陰陽五行之所爲外之盈天地之間內之備于吾身
外內相得無閒而養道備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自古及
今以爲道之經也血气各資以養而開竅於耳目鼻口
以通之既于是通故各成其能而分職司之孔子曰少
之時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長也血气方剛戒之在
鬥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血气之所爲不一舉
凡身之嗜欲根於气血明矣非根於心也孟子曰理義

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非喻言也凡人行一事有
當於理義其心气必暢然自得悖於理義心气必沮喪
自失以此見心之于理義一同乎血气之于嗜欲皆性
使然耳耳目鼻口之官臣道也心之官君道也臣效其
能而君正其可否理義非他可否之而當是謂理義然
又非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也若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何
異强制之乎是故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別有理義也
有物必有則以其則正其物如是而已矣就人心言非
別有理以予之而具於心也心之神明於事物成足以
知其不易之則譬有光皆能照而中理者乃其光盛其

照不謬也

問學者多識前言往行可以增益已之所不足宋儒謂理得于天而藏于心殆因問學之得于古賢聖而藏于心比類以爲說與曰人之血气心知本乎陰陽五行者性也如血气資飲食以養其化也即爲我之血气非復所飲食之物矣心知之資於問學其自得之也亦然以血气言昔者弱而今者强是血气之得其養也以心知言昔者狹小而今也廣大昔者闇昧而今也明察是心知之得其養也故曰雖愚必明人之血气心知其天定者往往不齊得養不得養遂至于大異苟知問學猶飲食則貴其化不貴其不化記問之學入而不化者也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我之心知極而至乎聖人之神明矣神明者猶然心也非心自心而所得者藏于中之謂也心自心而所得者藏于中以之言學尚爲物而不化之學況以之言性乎

問宋以來之言理也其爲說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故辨乎理欲之界以爲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今以情之不爽失爲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然則無欲亦非與曰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明乎欲不可無也寡之而已人之生也莫病於無以遂其生欲遂其

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於戕人之生而不顧者不仁也不仁實始於欲遂其生之心使其無此欲必無不仁矣然使其無此欲則於天下之人生道窮促亦將漠然視之已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無是情也然則謂不出於正則出於邪不出於邪而出於正猶往往有意見之偏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不可也欲其物理其則也不出於邪而出於正可也謂未能得理而宋以來之言理欲也徒以爲正邪之辨而已矣不出於邪而出於正則謂以理應事矣理與事分爲二而與意見合爲一是以害事夫事至而應者心也

心有所蔽則于事情未之能得又安能得理乎自老氏貴於抱一貴於無欲莊周書則曰聖人之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周子通書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哉此卽老莊釋氏之說朱子亦屢言人欲所蔽皆以爲無欲則無蔽非中庸雖愚必明之道也有生而愚者雖無欲亦愚也凡出於欲無非以生以養之事欲之失爲私

不爲蔽自以爲得理而所執之理實謬乃蔽而不明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與蔽二端而已私生於欲蔽生於知之失欲生於血气知生於心因私而咎欲因欲而咎血气因蔽而咎知因知而咎心老氏所以言常使民無知無欲彼自外其形骸貴其眞宰後之釋氏其論說似異而實同宋儒出入於老釋程叔子撰明道先生行狀曰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然後得之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范文正公勸讀中庸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返而求之六經朱子語類廖德明錄癸巳所聞先生言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尙鶻突爲他佛說得相似近年來方看得分曉考朱子慕禪學在十五六時年二十四見李愿中教以看聖賢言語而其

後復入於釋氏至癸巳年四十四矣故雜乎老釋之言以爲言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人知老莊釋氏異於聖人聞其無欲之說猶未之信也於宋儒聞信以爲同於聖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視古賢聖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於鄙細隱曲不措諸意不足爲怪而及其責以理也不難舉曠世之高節著於義而罪之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於

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於
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烏乎雜乎老釋之言
以爲言其禍甚於申韓如是也六經孔孟之書豈嘗以
理爲如有物焉外乎人之性之發爲情欲者而强制之
也哉孟子告齊梁之君曰與民同樂曰省刑罰薄稅斂
曰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曰居者有積倉
行者有裹糧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仁政如是王道如
是而已矣
問樂記言滅天理而窮人欲其言有似於以理欲爲邪
正之別何也曰性譬則水也欲譬則水之流也節而不

過則爲依乎天理爲相生養之道譬則水由地中行也
窮人欲而至於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譬
則洪水橫流汎濫于中國也聖人教之反躬以已之加
於人設人如是加於已而思躬受之之情譬則禹之行
水行其所無事非惡汎濫而塞其流也惡汎濫而塞其
流其立說之工者且直絕其源是遏欲無欲之喻也口
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
之於安佚也此後儒視爲人欲之私者而孟子曰性也
繼之曰有命焉命者限制之名如命之東則不得而西
言性之欲之不可無節也節而不過則依乎天理非以

天理爲正人欲爲邪也天理者節其欲而不窮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窮非不可有有而節之使無過情無不及情可謂之非天理乎

問中庸言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言君子必愼其獨後儒因有存理遏欲之說今曰欲譬則水之流則流固不可塞誠使水由地中行斯無往不得其自然之分理存此意以遏其汎濫於義未爲不可通然中庸之言不徒治之於汎濫也其意可得聞與曰所謂戒愼恐懼者以敬肆言也凡對人者接于目而睹則戒愼其儀容接于耳而聞則恐懼有愆諺君子雖未對人亦如是蓋敬而不敢少肆也篇末云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也所謂愼獨者以邪正言也凡有所行端皆起于志意既動人不見也篇末云君子內省不疚無惡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是也蓋方未應事則敬肆分事至而動則邪正分敬者恆自檢柙肆則反是正者不牽于私邪則反是必敬必正而意見或偏猶未能語于得理雖智足以得理而不敬則多疏失不正則盡虛僞三者一虞于疏一嚴于僞一患于偏各有所取也

問自宋以來謂理得于天而具于心既以爲人所同得
故于智愚之不齊歸諸气稟而敬肆邪正槩以實其理
欲之說老氏之抱一無欲釋氏之常惺惺彼所指者曰
眞宰曰眞空莊子云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釋氏書
云即此識情便是眞空妙智又云眞空則
能攝眾有而應變又云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
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眞空空而不無即成妙有
而易以理字便爲聖學既以理爲得于天故又創理气
之說譬之二物渾淪朱子語錄云理與气決是二物但
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
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也于理極其形容指之曰淨潔空闊
問先有理後有气之說朱子曰不消如此說而今知他
合下先是有理後有气邪皆不可得
而推究然以意度之則疑此气是依傍道理行及此气
之聚則理亦在焉蓋气則能凝結造作理却無情意無
制度無造作止此气凝結處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間
人物草木禽獸其生也莫不有種定不會無種子白地
生出一箇物事這箇都是气若理則止是箇淨潔空闊
底世界無形迹他卻不會造作气則能氤氳凝聚生物
也
不過就老莊釋氏所謂眞宰眞空者轉之以言夫理
就老莊釋氏之言轉而爲六經孔孟之言今何以剖別
之使截然不相淆惑與曰天地人物事爲不闖無可言
之理者也詩曰有物有則是也物者指其實體實事之
名則者俾其純粹中正之名實體實事罔非自然而歸
于必然天地人物事爲之理得矣夫天地之大人物之
蕃事爲之委曲條分苟得其理矣如直者之中規方者
之中矩然後推諸天下萬世

而準易稱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中庸稱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夫如是是爲得理是爲心之所同然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語天地而精言其理猶語聖人而言乎其可法耳尊是理而謂天地陰陽不足以當之必非天地陰陽之理則可天地陰陽之理猶聖人之聖也尊其聖而謂聖人不足以當之可乎哉聖人亦人也以盡乎人之理羣共推爲聖智盡乎人之理非他人倫日用盡乎其必然而已矣推而極于不可易之謂必

然乃語其至非原其本後儒從而過求徒以語其至者之意言思議視如有物謂與气渾淪而成聞之者習焉不察莫知其異于六經孔孟之言也舉凡天地人物事爲求其必然不可易理至明顯也從而尊大之不徒曰天地人物事爲之理而轉其語曰理無不在視之如有物焉將使學者皓首茫然求其物不得非六經孔孟之言難知也傳注相承童而習之不復致思也

問宋儒以理爲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人之生也由气之凝結生聚而理則湊泊附著之朱子云人之所以生理與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气則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气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著因

以此爲完全自足程子云聖賢論天德蓋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壞卽當直而行之若少有汙壞卽敬以治之使復如舊如是則無待於學然見於古賢聖之論學至老莊釋氏之廢學截然殊致因謂理爲形气所汙壞故學焉以復其初朱子於論語首章於大學言復其初之云見莊周書莊子繕性篇云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知以在明明德皆以復其初爲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又云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返其性情而復其初蓋其所謂理卽如釋氏所謂本來面目而其所謂存理亦卽如釋氏所謂常惺惺釋氏書云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王文成解大學格物致知主于禪外物之說其言曰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豈宋以來儒者其說盡援儒以入釋與曰老莊釋氏以其所

謂眞宰眞空者爲完全自足然不能謂天下之人有善而無惡有智而無愚也因舉善與智而毀訾之老氏云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又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又云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彼蓋以無欲而靜則超乎善惡之上智乃不如愚故直云絕學又云絕聖棄智絕仁棄義此一說也荀子以禮義生于聖心常人學然後能明於禮義若任其自然則生爭奪弗學而能乃屬之性學而後能不得屬之性故謂性惡而其于孟子言性善也辯之曰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興聖王

貴禮義矣此又一說也荀子習聞當時雜乎老莊告子之說者廢學毀禮義而不達孟子性善之旨以禮義爲聖人教天下制其性使不至爭奪而不知禮義之所由名老莊告子及後之釋氏乃言如荀子所謂去聖王息禮義耳程子朱子謂气稟之外天與之以理非生知安行之聖人未有不汙壞其受於天之理者也學而後此理漸明復其初之所受是天下之人雖有所受于天之理而皆不殊於無有此又一說也今富者遺其子粟千鐘貧者無升斗之遺貧者之子取諸宮中無有因日以其力致升斗之粟富者之子亦必如彼之日以其力致

之而曰所致者卽其宮中者也說必不可通故詳於論敬而略於論學如程子云敬以治之使復如舊而不及學朱子於中庸致中和猶以爲戒懼愼獨陸子靜王文成諸人推本老莊釋氏之所謂眞宰眞空者以爲卽全乎聖智仁義卽全乎理陸子靜云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何有欠闕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辭讓時自然辭讓當是非時自然是非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王文成云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未嘗有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往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妍者妍媸者媸一炤而皆眞卽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卽無所住處　此又一說也程子朱子就老莊釋氏所指者轉其說以言夫理非援儒而入釋誤以釋氏之言雜入于儒耳陸子靜王文成諸人

就老莊釋氏所指者卽以理實之是乃援儒以入於釋者也試以人之形體與人之德性比而論之形體始乎幼小終乎長大德性始乎蒙昧終乎聖智其形體之長大也資于飲食之養乃長日加益非復其初德性資于學問進而聖賢非復其初明矣人物以類區分而人所稟受其气清明異于禽獸之不可開通然人與人較其材質等差凡幾古賢聖知人之材質有等差是以重問學貴擴充老莊釋氏謂有生皆同故主于去情欲以勿害之不必問學以擴充之在老莊釋氏旣守已自足矣因毀訾仁義以伸其說荀子謂常人之性學然後知禮義其說亦足以伸陸子靜王文成諸人同于老莊釋氏

而改其毀訾仁義者以爲自然全乎仁義巧于伸其說者也程子朱子尊理而以爲天與我猶荀子尊禮義以爲聖人與我也謂理爲形气所汙壞是聖人而下形气皆大不美卽荀子性惡之說也而其所謂理別爲湊泊附著之一物猶老莊釋氏所謂眞宰眞空之湊泊附著于形體也理旣完全自足難于言學以明理故不得不分理气爲二本而咎形气葢其說雜糅傅合而成令學者眩惑其中雖六經孔孟之言具在咸習非勝是不復求通烏乎吾何敢默而息乎

問程伯子之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然後

得之見叔子所撰行狀而朱子年四十內外猶馳心空
妙其後有答汪尙書書言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
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
之敎校乎前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
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于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
而後求之未爲甚晩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
能卽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
程朱雖從事釋氏甚久然終能覺其非矣而又未合於
六經孔孟則其學何學與曰程子朱子其出入于老釋
皆以求道也使見其道爲是雖入以爲非而不顧其初

非背六經孔孟而信彼也於此不得其解而見彼之捐
棄物欲返觀內照近於切已體察爲之亦能使思慮漸
清因而冀得之爲衡事物之本體者卽本體得矣以爲如此便足無欠
性還其神之本體者卽本體得矣以爲如此便足無欠
闕矣實動輒差謬在老莊釋氏固不論差謬與否而程
子朱子求道之心久之知其不可恃以衡鑒事物故終
謂其非也夫人之異于物者人能明于必然百物之生
各遂其自然也老氏言致虛極守靜篤言道法自然釋
氏亦不出此皆起于自私使其神離形體而長存老氏言長
生久視以死爲返其眞所謂長生者形化而神長存也
釋氏言不生不滅所謂不生者不受形而生也不滅者

即其神長存也其所謂性所謂道專主所謂神者爲言邵子云道與一神之强名也又云神無方而性有質又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又云人之神卽天地之神合其言觀之得于老莊最深所謂道者指天地之神無方也所謂性者指人之神有質也故曰道之形體邵子又云神統于心气統于腎形統于首形气交而神主乎其中三才之道也此顯指神宅於心故曰心者性之郛郭邵子又云气則養性性則乘气故气存則性存性動則气動也此顯指神乘乎气而資气以養王文成云夫良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气立說亦同又卽導養家所云知一也以其妙神之炯炯而不昧者爲性气之細縕而不息者爲命朱子於其指神爲道指神爲性者皆轉以言夫理張子云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气有性之名合性知覺有心之名其所謂虛六經孔孟無是言也張子又云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又云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又云神天德化天道是其曰虛曰天不離乎所謂神者彼老莊釋氏之自貴其神亦以爲妙應爲冲虛爲足乎天德矣如云性周法界淨智圓妙體自空寂張子又云气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斯言也蓋得之矣試驗諸人物耳目百體會歸于心心者合一不測之神也天地間百物生生無非推本陰陽易曰精气

爲物曾子曰陽之精气曰神陰之精气曰靈神靈者品
物之本也因其神靈故不徒曰气而俾之曰精气老莊
釋氏之謬乃於此岐而分之內其神而外形體徒以形
體爲傳舍以舉凡血气之欲君臣之義父子昆弟夫婦
之親悉起于有形體以後而神至虛靜無欲無爲在老
莊釋氏徒見于自然故以神爲已足程子朱子見於六
經孔孟之言理義歸于必然不可易非老莊釋氏所能
及因尊之以當其所謂神者爲生陽生陰之本而別于
陰陽爲人物之性而別于气質反指孔孟所謂道者非
道所謂性者非性獨張子之說可以分別錄之如言由

气化有道之名言化天道言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
爲神此數語者聖人復起無以易也張子見於必然之
爲理故不徒曰神而有常誠如是言不以理爲
別如一物於六經孔孟近矣就天地言之化其生生也
神其主宰也不可岐而分也故言化則該神言神亦該
化由化以知神由化與神以知德德也者天地之中正
也就人言之有血气則有心知有心知雖自聖人而下
明昧各殊皆可學以牖其昧而進于明天之生物也使
之一本而以性專屬之神則視形體爲假合以性專屬
之理則苟非生知之聖人不得不咎其气質皆二本故

也老莊釋氏尊其神爲超乎陰陽气化朱子答呂子約書曰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
陰陽气化朱子答呂子約書曰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
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
者各有當然之理卽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
也冲漠無朕者也然則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中庸
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
下之達道也皆僅及事物而卽謂之道豈聖賢之立言
不若朱子言之辨析與聖人順其血气之欲則爲相生
養之道於是視人猶已則忠以已推之則恕憂樂於人
則仁出於正不出於邪則義恭敬不侮慢則禮無差謬

之失則智曰忠恕曰仁義禮智豈有他哉常人之欲縱
之至於邪辟至於爭奪作亂聖人之欲無非懿德欲同
也善不善之殊致若此欲者血气之自然其好是懿德
也心知之自然此孟子所以言性善心知之自然未有
不悅理義者未能盡得理合義耳由气血之自然而審
察之以知其必然是之謂理義自然之與必然非二事
也就其自然明之盡而無幾微之失焉是其必然也如
是而後無憾如是而後安是乃自然之極則若任其自
然而流于失轉喪其自然而非自然也故歸于必然適
完其自然夫人之生也血气心知而已矣老莊釋氏見

常人任其血气之自然之不可而一以養其心知之自然於心知之自然謂之性血气之自然謂之欲說雖巧變要不過分血气心知爲二本荀子見常人之心知而以禮義爲聖心見常人任其血气心知之自然之不可而進以禮義之必然于血气心知之自然謂之性于禮義之必然謂之教合血气心知爲一本矣而不得禮義之本程子朱子見常人任其血气心知之自然之不可而進以理之必然於血气心知之自然謂之气質于理之必然謂之性亦合血气心知爲一本矣而更增一本分血气心知爲二本者程子斥之曰異端本心而其增

一本也則曰吾儒本天如其說是心之爲心人也非天也性之爲性天也非人也以天別於人實以性爲別於人也人之爲人性之爲性判若彼此自程子朱子始告子言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栝棬孟子必辨之爲其戕賊一物而爲之也況判若彼此豈有不戕賊者哉蓋程子朱子之學借階于老莊釋氏故僅以理之一字易其所謂眞宰眞空者而餘無所易其學非出于荀子而偶與荀子合故彼以爲惡者此亦咎之彼以爲出于聖人者此以爲出于天出于天與出于聖人豈有異乎天下惟一本無所外有血气則有心知有心知則學以

進於神明一本然也有血气心知則發乎血气心知之自然者明之盡使無幾微之失斯無往非仁義一本然也苟岐而二之未有不外其一者六經孔孟而下有荀子矣有老莊釋氏矣然六經孔孟之道猶在也自宋儒雜荀子及老莊釋氏以入六經孔孟之書學者莫知其非而六經孔孟之道亡矣

孟子字義疏證卷上終

休甯戴震譔

天道

道猶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謂之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洪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行亦道之通稱詩載馳女子善懷亦各有行毛傳云行道也竹竿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鄭箋云行道也舉陰陽則該五行陰陽各具五行也舉五行即該陰陽陽五行各有陰陽也大戴禮記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言分於陰陽五行道之實體也血气物各限於所分以成其性陰陽五行以有人物而人

心知性之實體也有實體故可分惟分也故不齊古人言性推本於天道如是

問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程子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止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後儒言道多得之此朱子云陰陽气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卽理之謂也朱子此言以道之稱惟理足以當之今但曰气化流行生生不息乃程朱所目爲形而下者其說據易之言以爲言是以學者信之然則易之解可得聞與曰气化之于品物則形而上下之分也形乃品物之謂非气化之謂

易又有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直舉陰陽不聞辯別所以陰陽而始可當道之稱豈聖人立言皆辭不備哉一陰一陽流行不已夫是之謂道而已古人言辭之謂謂之有異凡曰之謂以上所稱解下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爲性道教言之若曰性也者天命之謂也道也者率性之謂也教也者脩道之謂也易一陰一陽之謂道則爲天道言之若曰道也者一陰一陽之謂也凡曰謂之者以下所稱之名辨上之實如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此非爲性教區別自誠明誠二者耳易形而上者謂之以性教區別自誠明誠二者耳易形而上者謂

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本非爲道器言之以道器區別
其形而上形而下耳形爲已成形質形而上猶曰形以
前形而下猶曰形以後如言千載而上千載而下詩下武維周鄭箋云下猶後也陰
陽之未成形質是謂形而上者也非形而下明矣器言
乎一成而不變道言乎體物而不可遺不徒陰陽非形
而下如五行水火木金土有質可見固形而下也器也
其五行之气人物成稟受于此則形而上者也易言一
陰一陽洪範言初一曰五行舉陰陽舉五行卽該鬼神
中庸言鬼神之體物而不可遺卽物之不離陰陽五行
以成形質也由人物遡而上之至是止矣六經孔孟之

書不間理气之辨而後儒創言之遂以陰陽屬形而下
實失道之名義也

問後儒論陰陽必推本太極云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
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
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朱子釋之云太極生陰陽理生
气也陰陽既生則太極在其中理復在气之內也又云
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今既辨明形
乃品物非气化然則太極兩儀後儒據以論道者亦必
傅合失之矣自宋以來學者惑之已久將何以解其惑
與曰後世儒者紛紛言太極言兩儀非孔子贊易太極

兩儀之本指也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儀曰象曰卦皆據作易言之耳非气化之陰陽得兩儀四象之名易備于六十四自八卦重之故八卦者易之小成有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義焉其未成卦畫一奇以儀陽一偶以儀陰故稱兩儀奇而遇奇陽已長也以象太陽奇而遇偶陰始生也以象少陰偶而遇偶陰已長也以象太陰偶而遇奇陽始生也以象少陽伏羲氏覩于气化流行而以奇偶儀之象之孔子贊易蓋言易之爲書起于卦畫非漫然也實有見于天道一陰一陽爲物之終始會歸乃畫奇偶兩者從

而儀之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既有兩儀而四象而八卦以次生矣孔子以太極指气化之陰陽承上文明于天之道言之即所云一陰一陽之謂道以兩儀四象八卦指易畫後世儒者以兩儀爲陰陽而求太極于陰陽之所由生豈孔子之言乎

問宋儒之言形而上下言道器言太極兩儀今據孔子贊易本文疏通證明之洵于文義未協其見于理气之辨也求之六經中無其文故借太極兩儀形而上下之語以飾其說以取信學者與曰舍聖人立言之本指而以已說爲聖人所言是誣聖也借其語以飾吾之說以

求取信是欺學者也誣聖欺學者程朱之賢不爲也蓋
其學借階于老莊釋氏是故失之凡習于先入之言往
往受其蔽而不自覺在老莊釋氏就一身分言之有形
體有神識而以神識爲本推而上之以神爲有天地之
本老氏云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又云道之爲物惟恍惟
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釋氏書
問如何是佛曰見香在口談論在手曰作用爲性如何
是作用曰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臭性爲佛如何是
性執捉在足運奔徧見俱該法界收攝在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遂求諸無形
無迹者爲實有而視有形有迹爲幻在宋儒以形气神
識同爲己之私而理得于天推而上之于理气截之分
明以理當其無形無迹之實有而視有形有迹爲粗益

就彼之言而轉之朱子辨釋氏云儒者以理爲不生
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因
視气曰空气陳安卿云成只是空气二气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
心曰性之郭郭郛子云心者
性之郭郭是也視
于空气宅于郭郭者爲天地之神與人之神此別理气
爲二本朱子云天地之間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
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
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
然後有性也稟此理而宅於空气宅於郭
郭者爲天地之理與人之理由考之六經孔孟茫然不
得所謂性與天道者及從事老莊釋氏有年覺彼之所
指獨遺夫理義而不言是以觸于形而上下之云太極
兩儀之稱頓然有悟遂創爲理气之辨不復能詳審文

義其以理爲气之主宰也以理
能生气如彼以神爲气之主宰也以理
冲气以爲和 以理壞于形气無人欲之蔽則復其初如彼以
神受形而生不以物欲累之則復其初也皆改其所指
神識者以指理徒援彼例此而實非得之于此學者轉
相傳述適所以誣聖亂經善夫韓退之氏曰學者必愼
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
港絕潢以望至于海也此宋儒之謂也

性

性者分於陰陽五行以爲血气心知品物區以別焉舉

凡既生以後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爲
其本故易曰成之者性也气化生人生物以後各以類
滋生久矣然類之區別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在
气化曰陰陽曰五行而陰陽五行之成化也雜糅萬變
是以及其流行不特品物不同雖一類之中又復不同
凡分形气於父母卽爲分於陰陽五行人物以類滋生
皆气化之自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以生而限於天故
曰天命大戴禮記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分
於道者分於陰陽五行也一言乎分則其限之於始有
偏全厚薄清濁昏明之不齊各隨分而形於一各成其

性也然性雖不同大致以類爲之區別故論語曰性相近也此就人與人相近言之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言同類之相似則異類之不相似明矣故詰告子生之謂性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明乎其必不可混同言之也天道陰陽五行而已矣人物之性咸分於道成其各殊者而已矣

問論語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自程子朱子始別之以爲截然各言一性朱子於論語引程子云此言气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卽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反取告子生之謂性之說爲

合於孔子程子云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此止是言气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云凡質性處須看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止論其所稟也告子所云固是爲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也創立名目曰气質之性而以理當孟子所謂善者爲生物之本程子云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爲不然者此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後謂之性耳故不同繼之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然不害爲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人與禽獸得之也同程子所謂不害爲一朱子於申庸天命之謂性釋之曰命猶令也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不害爲一也性卽理也而致疑於孟子者朱子云孟子言人所以異於禽獸性也而致疑於孟子者幾希不知人何故與禽獸異又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不知人何故與牛犬異此兩處似欠申問一轉語須著說是形气不

同故性亦少異始得恐孟子見得人性同
處自是分曉直截卻於這些子未甚察　是謂性卽理
於孟子且不可通矣其不能通於易論語固宜孟子聞
告子言生之謂性則致詰之程朱之說不幾助告子而
議孟子與曰程子朱子其初所講求者老莊釋氏也老
莊釋氏自貴其神而外形體顯背聖人毀訾仁義告子
未嘗有神與形之別故言食色性也而亦尚其自然故
言性無善無不善雖未嘗毀訾仁義而以杯棬喻義則
是災杞柳始爲杯棬其指歸與老莊釋氏不異也凡血
气之屬皆知懷生畏死因而趨利辟害雖明暗不同不
出乎懷生畏死者同也人之異於禽獸不在是禽獸知

母而不知父限於知覺也然愛其生之者及愛其所生
與雌雄牝牡之相愛同類之不相噬習處之不相齮進
乎懷生畏死矣一私於身一及於身之所親皆仁之屬
也私於身者仁其身也及於身之所親者仁其所親也
心知之發乎自然有如是人之異於禽獸亦不在是告
子以自然爲性使之然以義爲非自然轉制其自然使
之强而相從故言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立說
之指歸保其生而已矣陸子靜云惡能害心善亦能害
心此言實老莊告子釋氏之宗指貴其自然以保其生
誠見窮人欲而流於惡者適足害生卽慕仁義爲善勞

於問學禪思竭慮亦於生耗損於此見定而心不動其
生之謂性之說如是也豈得合於孟子哉易論語孟子
之書其言性也咸就其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爲言成
則人與百物偏全厚薄清濁昏明限於所分者各殊徒
曰生而已矣適同人於犬牛而不察其殊朱子釋孟子
有曰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爲气者當之蓋徒知
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
然者人與物異也如其說孟子但舉人物詰之可矣又
何分牛之性犬之性乎犬與牛之異非有仁義禮智之
粹然者不得謂孟子以仁義禮智詰告子明矣在告子

既以知覺運動爲性使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
告子何不可直應之曰然斯以見知覺運動之不可槩
人物而目爲蠢然同也凡有生卽不隔於天地之气化
陰陽五行之運而不已天地之气化也人物之生生本
乎是由其分而有之不齊是以成性各殊知覺運動者
統乎生之全言之也由其成性各殊是以本之以生見
乎知覺運動也亦殊气之自然潛運飛潛動植皆同此
生生之機肖乎天地者也而其本受之气與所資以養
者之气則不同所資以養者之气雖由外而入大致以
本受之气召之五行有生克遇其克之者則傷甚則死

此可知性之各殊矣本受之气及所資以養者之气必
相得而不相逆斯外内爲一其分於天地之气化以生
本相得不相逆也气運而形不動者卉木是也凡有血
气者皆形能動者也由其成性各殊故形質各殊則其
形質之動而爲百體之用者利用不利用亦殊知覺云
者如寐而寤曰覺心之所通曰知百體皆能覺而心之
知覺爲大凡相忘於習則不覺見異焉乃覺魚相忘於
水其非生於水者不能相忘於水也則覺不覺亦有殊
致矣聞蟲鳥以爲候聞雞鳴以爲辰彼之感而覺覺而
聲應又覺之殊致有然矣無非性使然也若夫烏之反
哺睢鳩之有別蜂蟻之知君臣豺之祭獸獺之祭魚合
於人之所謂仁義者矣而各由性成人則能擴充其知
至於神明仁義禮智無不全也仁義禮智非他心之明
之所止也知之極其量也知覺運動者人物之生知覺
動運之所以異者人物之殊其性孟子曰心之所同然
者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於義外之
說必致其辨言禮義之爲性非言性之爲理性者血气
心知本乎陰陽五行人物莫不區以別焉是也而理義
者人之心知有思輒通能不惑乎所行也孟子道性善
言必稱堯舜非謂盡人生而堯舜也自堯舜而下其等

差凡幾則其气稟固不齊豈得謂非性有不同然人之心知於人倫日用隨在而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辭讓知是非端緒可舉此之謂性善於其知惻隱則擴而充之仁無不盡於其知羞惡則擴而充之義無不盡於其知恭敬辭讓則擴而充之禮無不盡於其知是非則擴而充之智無不盡仁義禮智懿德之目也孟子言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然則所謂惻隱所謂仁者非心知之外別如有物焉藏於心也已知懷生而畏死故怵惕於孺子之危惻隱於孺子之死使無懷生畏死之心又焉有怵惕惻隱之心推之羞惡辭讓是非亦然使飲食男女與夫感於物而動者脫然無之以歸于靜歸于一又焉有羞惡有辭讓有是非此可以明仁義禮智非他不過懷生畏死飲食男女與夫感於物而動者之皆不可脫然無之以歸于靜歸于一而恃人之心知異于禽獸能不惑乎所行卽爲懿德耳古賢聖所謂仁義禮智不求于所謂欲之外不離乎血气心知而後儒以爲別如有物湊泊附著以爲性由雜乎老莊釋氏之言終昧于六經孔孟之言故也孟子言人無有不善以人之心知異于禽獸能不惑乎所行之爲善且其所謂善也初非無等差之善卽孔子所云相近孟

子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所謂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
者也卽孔子所云習至於相遠不能盡其才言不擴充
其心知而長惡遂非也彼悖乎禮義者亦自知其失也
是人無有不善以長惡遂非故性雖善不乏小人孟子
所謂梏之反覆違禽獸不遠卽孔子所云下愚之不移
後儒未審其文義遂彼此扞格孟子曰如使口之於味
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
易牙之於味也又言動心忍性是孟子矢口言之無非
血气心知之性孟子言性曷嘗自歧爲二哉二之者宋

儒也
問凡血气之屬皆有精爽而人之精爽可進於神明論
語稱上智與下愚不移此不待習而相遠者雖習不足
以移之豈下愚之精爽與物等與曰生而下愚其人難
與言理義由自絕於學是以不移然苟畏威懷惠一旦
觸于所畏所懷之人啟其心而憬然覺寤往往有之苟
悔而從善則非下愚矣加之以學則日進於智矣以不
移定爲下愚又往往在知善而不爲知不善而爲之者
故曰不移不曰不可移雖古今不乏下愚而其精爽幾
與物等者亦究異於物無不可移也

問孟子之時因告子諸人紛紛各立異說故直以性善
斷之孔子但言相近意在於警人愼習非因論性而發
故不必直斷曰善與曰然古賢聖之言至易知也如古
今之常語凡指斥下愚者矢口言之每曰此無人性稍
舉其善端則曰此猶有人性以人性爲善稱是不言性
者其言皆協於孟子而言性者轉失之無人性卽所謂
人見其禽獸也有人性卽相近也善也論語言相近正
見人無有不善若不善與善相反其遠已縣絕何近之
有分別性與習然後有不善而不可以不善歸性凡得
養及陷溺梏亡咸屬於習至下愚之不移則生而蔽錮

其明善也難而流爲惡也易究之性能開通非不可移
視禽獸之不能開通亦異也

問孟子言性舉仁義禮智四端與孔子之舉智愚有異
乎曰人之相去遠近明昧其大較也學則就其昧焉者
牖之明而已矣人雖有智愚大致相近而智愚之甚
遠者益鮮智愚者遠近等差殊科而非相反善惡則相
反之名非遠近之名知人之成性其不齊在智愚亦可
知任其愚而不學不思乃流爲惡愚非惡也人無有不
善明矣舉智而不及仁不及禮義者智于天地人物事
爲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則仁有不至禮義有不盡可謂

不易之則哉發明孔子之道者孟子也無異也

問孟子言性善門弟子如公都子已列三說茫然不知性善之是而三說之非荀子在孟子後直以爲性惡而伸其崇禮義之說荀子既知崇禮義與老子言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及告子外義所見懸殊又聞孟子性善之辨於孟子言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亦必聞之矣而猶與之異何也曰荀子非不知人之可以爲聖人也其言性惡也曰涂之人可以爲禹涂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在涂之人其可以爲禹明矣使涂之人伏術

爲學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懸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可以而不可使也涂之人可以爲禹則然涂之人能爲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爲禹無害可以爲禹此於性善之說不惟不相悖而且若相發明終斷之曰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可同遠矣蓋荀子之見歸重於學而不知性之全體其言出于尊聖人出于重學崇禮義首之以勸學篇有曰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又曰積善

成德神明自得聖心循焉荀子之善言學如是且所謂
通於神明參於天地者又知禮義之極致聖人與天地
合其德在是聖人復起豈能易其言哉而于禮義與性
卒視若閡隔不可通以聖人異于常人以禮義出于聖
人之心常人學然後能明禮義若順其性之自然則生
爭奪以禮義爲制其性去爭奪者也因性惡而加矯揉
之功使進于善故貴禮義苟順其自然而無爭奪安用
禮義爲哉又以禮義雖人皆可以知可以能聖人雖人
之可積而致然必由于學弗學而能乃屬之性學而後
能弗學雖可以而不能不得屬之性此荀子立說之所

以異于孟子也

問荀子于禮義與性視若閡隔而不可通其蔽安在今
何以決彼之非而信孟子之是曰荀子知禮義爲聖人
之教而不知禮義亦出于性知禮義爲明于其必然而
不知必然乃自然之極則適以完其自然也就孟子之
書觀之明禮義之爲性舉仁義禮智以言性者以爲亦
出于性之自然人皆弗學而能學以擴而充之耳荀子
之重學也無于內而取于外孟子之重學也有於內而
資於外夫資於飲食能爲身之營衛血气者所資以養
者之气與其身本受之气原於天地非二也故所資雖

在外能化爲血气以益其内未有内無本受之气與外相得而徒資焉者也問學之於德性亦然有已之德性而問學以通乎古賢聖之德性是資於古賢聖所以德性裨益已之德性也治金若水而不聞以金益水以水益金豈可云已本無善已無天德而積善成德如罌之受水哉以是斷之荀子之所謂性孟子非不謂之性然而荀子舉其小而遺其大也孟子明其大而非舍其小也

問告子言生之謂性無善無不善言食色性也仁內義外朱子以爲同於釋氏朱子云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又云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卽其性其杞柳湍水之喻又以爲同於荀揚朱子於杞柳之喻云如子善惡混之說然則荀揚亦與釋氏同與曰否荀揚所謂性者古今同謂之性卽後儒稱爲气質之性者也但不當遺禮義而以爲惡耳在孟子時則公都子引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言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言不同而所指之性同荀子見於聖人生而神明者不可槩之人人其下皆學而後善順其自然則流于惡故以惡加之論似偏與有性不善合然謂禮義爲聖心是聖人之性獨善實兼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揚子見於長善

則爲善人長惡則爲惡人故曰人之性也善惡混又曰學則正否則邪與荀子論斷似參差而匪異韓子言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此卽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會通爲一朱子云气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人之气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直會通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解論語矣程子云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气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朱子語類問惡是气稟如何云

亦不可不謂之性曰旣是气稟惡便牽引得那性不好蓋性止是搭附在气稟上旣是气稟不好便和那性壞了又云如水爲泥沙所混不成不喚做水此與有性善有性不善合而於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亦未嘗不兼特彼仍其性之名此別之曰气稟耳程子又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朱子釋之云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止可謂之理未可名爲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气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據樂記人生而靜與感於物而動對言之謂方其未感非謂人物未生也中庸天命之謂性謂气稟之不齊各限於生初非以理爲

在天在人異其名也況如其說是孟子乃追溯人物未生未可名性之時而曰性善若就名性之時已是人生以後已墮在形气中安得斷之曰善由是言之將天下古今惟上聖之性不失其性之本體自上聖而下語人之性皆失其性之本體人之爲人含气稟气質將以何者謂之人哉是孟子言人無有不惡其視理儼如有物以善歸理雖顯遵孟子性善之云究之孟子就人言之者程朱乃離人而空論夫理故謂孟子論性不論气不備若不視理如有物而其見於气質不善卒難通於孟子之直斷曰善宋儒立說

似同於孟子而實異似異於荀子而實同也孟子不曰性無有不善而曰人無有不善性者飛潛動植之通名性善者論人之性也如飛潛動植舉凡品物之性皆就其气類別之人物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含气類更無性之名醫家用藥在精辨其气類之殊不別其性則能殺人使曰此气類之殊者已不是性良醫信之乎試觀之桃與杏取其核而種之萌芽甲坼根幹枝葉爲華爲實形色臭味桃非杏也杏非桃也無一不可區別由性之不同是以然也其性核存乎中之白（卽俗乎桃仁杏仁者）形色臭味無一或闕也凡植禾稼卉木畜鳥獸蟲魚皆務知

其性知其性者知其气類之殊乃能使之碩大蕃滋也何獨至於人而指夫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者曰此已不是性也豈其然哉自古及今統人與百物之性以爲言气類各殊是也專言乎血气之倫不獨气類各殊而知覺亦殊人以有禮義異於禽獸實人之知覺大遠乎物則然此孟子所謂性善而荀子視禮義爲常人心知所不及故別而歸之聖人程子朱子見於生知安行者罕覩謂气質不得槩之曰善荀揚之見固如是也特以如此則悖於孟子故截气質爲一性言君子不謂之性截理義爲一性別而歸之天以附合孟子其歸之天不

歸之聖人者以理爲人與我是理者我之本無也以理爲天與我庶幾湊泊附著可融爲一是借天爲說閒者不復疑於本無遂信天與之得爲本有耳彼荀子見學之不可以已非本無何待於學而程子朱子亦見學之不可以已其本有者何以又待於學故謂爲气質所污壞以便於言本有者之轉而如本無也於是性之名移而加之理而气化生人生物適以病性性譬水之清因地而汙濁程子云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卻止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

來置在一隅也水之不過從老莊釋氏所謂眞宰眞空
清則性善之謂也
者之受形以後昏昧於欲而改變其說特彼以眞宰眞
空爲我形體爲非我此仍以气質爲我難言性爲非我
則惟歸之天與我而後可謂之我有亦惟歸之天與我
而後可爲完全自足之物斷之爲善惟使之截然別於
我而後雖天與我完全自足可以咎我污之壞之而待
學以復之以水之清喻性以受污而濁喻性墮於形气
中污壞以澄之而清喻學本靜則能清老莊釋氏之主
於無欲主於靜寂是也因改變其說爲主敬爲存理依
然釋氏教人認本來面目教人常惺惺之法若夫古賢

聖之由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以擴而充之者豈徒
澄清已哉程子朱子於老莊釋氏旣入其室操其矛矣
然改變其言以爲六經孔孟如是按諸荀子差近之而
非六經孔孟也
問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
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
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宋儒以气質之性非性其說本此張子云形而後有气
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質之性君子有

弗性者焉程子云論性不論气不備論气不論性不明
在程朱以理當孟子之所謂善者而議其未備朱子云
性善是論性不論气荀揚而下是論气不論性孟子終
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揚之口然不備但少欠耳不
明則大害矣然於聲色臭味安佚之爲性不能謂其非指气
質則以爲據世之人云爾朱子云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以後五者爲命於性
相近之言不能謂其非指气質是世之人同於孔子而
孟子別爲異說也朱子荅門人云气質之說起於張程
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但不曾分明說是气質之性耳
孟子謂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不曾說得气質之性
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

出則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是又以荀揚韓同於孔子
至告子亦屢援性相近以證其生之謂性之說將使告
子分明說是气質之性孟子不得而辨之矣孔子亦未
云气質之性豈猶夫告子荀揚之論气不論性不
明與程子深訾荀揚不識性程子云荀子極偏駁止一
少過然亦不識性便說甚道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
相近一言見論語程子雖曰理無不善何相近之有而
不敢以與荀揚同議荀非孔子之言將議其人不識性
矣今以孟子與孔子同程朱與荀揚同孔孟皆指气稟
气質而人之气稟气質異於禽獸心能開通行之不失

卽謂之理義程朱以理爲如有物焉實雜乎老莊釋氏之言然則程朱之學殆出老釋而入荀揚其所謂性非孔孟之所謂性其所謂气質之性乃荀揚之所謂性與曰然人之血气心知原於天地之化者也有血气則所資以養其血气者聲色臭味是也有心知則知有父子有昆弟有夫婦而不止于一家之親也於是又知有君臣有朋友五者之倫相親相爲治則隨感而應爲喜怒哀樂合聲色臭味之欲喜怒哀樂之情而人道備欲根於血气故曰性也而有所限而不可踰則命之謂也仁義禮智之懿不能盡人如一者限於生初所謂命也而皆可以擴而充之則人之性也謂猶云藉口于性耳君子不藉口于性以逞其欲不藉口于命之限之而不盡其才後儒未詳審文義失孟子立言之指不謂性非不謂之性不謂命非不謂之命由此言之孟子之所謂性卽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鼻于聲臭四肢于安佚之爲性所謂人無有不善卽能知其限而不踰之爲善卽血气心知能底于無失之爲善所謂仁義禮智卽以名其血气心知所謂原于天地之化者之能協于天地之德也此荀揚之所未達而老莊告子釋氏昧焉而妄爲穿鑿者也

孟子字義疏證卷中終